

之前在新聞上看到萬益嘉老師 (Edgar L. Macapili) 與他的夫人萬淑娟女士一起完成了西拉雅辭典的新聞，覺得非常的疑惑，為什麼台灣平埔族的西拉雅辭典，會是一個台灣女人與她的菲律賓夫婿一起完成的？我自己身為台南人，非常有可能身上也流著一點點西拉雅這個平埔族的血統，但我對其文化卻一無所知。到底是甚麼機緣會由一個千里之外的菲律賓人來補上這個平埔族的拼圖一角？

萬益嘉老師是我的舊識，但我們的接觸就僅限於綵排場與舞台上而已。萬老師是個非常出色的合唱指揮與作曲編曲者，我們多年來在音樂上略有合作，除了對他對合唱編曲的天份與出色的聲樂深深折服之外，也常常對他的語言使用印象深刻——他是菲律賓人，在台灣會使用英語與台語穿插的混合語言來跟台灣人溝通。當聽他同時使用兩個語言的時候我總有一種錯亂感，因為在我人生中會使用這兩個語言的族群分別是完全沒有交集的。因此，我就想說如果我們能在南區共備團請他來跟我們說明西拉雅族的辭典是怎麼一回事，西拉雅這個平埔族又有什麼特別，以及，為什麼是一個菲律賓人來完成這件事，再加上萬益嘉老師剛好又是個音樂家，他對西拉雅的理解會包含了他的音樂素養與內涵，對於我們這些音樂老師來說，絕對可以用比別人更敏銳的感受度與同理心來理解他的內涵，而且這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個可以發展的音樂教育內容。

在老師講座一開始的自我介紹之後，我才知道原來菲律賓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語言同時存在這一個複雜破碎的島上面。萬老師自己除了菲律賓一定要用的英語與普遍使用的菲律賓語之外，他還會講他父親的西班牙語以及所居住地區之方言與母親所屬的原住民語——他本來就會講非常

多的語言，然後來台灣又學了台語。他在菲律賓本來先學五年神學，學習完畢後再學了五年音樂。聽老師的描述，他們的音樂課程跟我們音樂系不是很相像，除了西方音樂外，他們還要學習亞洲各民族的音樂與舞蹈類型，所以萬老師示範了各國的各式唱腔，也可以模仿非常多不同種類的傳統戲劇。萬益嘉老師因為在參訪團見到了萬淑娟老師，一見傾心，就追著她來台灣結婚並定居台灣，並把自己的中文的姓氏隨著萬淑娟老師姓萬，(益嘉就是 Edgar 的音譯)，又因為萬淑娟老師是西拉雅族後裔，一直努力於西拉雅文化的研究與保存，但是西拉雅族並沒有文字，因此對於文化的尋根也就出現了困難，儘管新化那邊有一些耆老還記得一些簡單的字詞，但是也都很難被歸類或統整。

這個困境直到幾年前出現了轉機----有天歷史博物館請他們參閱一本書，書應該是荷蘭傳教士所使用的，一半是荷蘭文字，另一半是西拉雅語的拼音。當時傳教士要傳教必須有語言作為溝通橋樑，因此傳教士們使用羅馬拼音的方式把一些西拉雅詞語寫下來作為溝通與傳教之用。這成了西拉雅語言的一個線索，而且這個線索一拉便拉出不小的線團，因為書本裡面的語彙相當豐富，而且萬益嘉老師說西拉雅語言的拼音看起來很像他母親的菲律賓原住民語，因此他解讀起來相當有熟悉感。在萬益嘉與萬淑娟老師的努力之下，開始探索了西拉雅語的復興，他們因著這本傳教士留下的資料，再採訪許多西拉雅族的耆老，開始在台南的好幾個學校成立西拉雅語的社團，也完成了西拉雅辭典的編纂。

進一步的，萬益嘉老師與萬淑娟老師也共同填詞譜曲，將一些西拉雅的簡單對話編成美妙的歌謠，萬淑娟老師(族名 Uma Talavan)2021年也以“來行這條路”一曲榮獲第32屆傳藝金曲獎最佳作詞獎。研習的時候聽著萬益嘉老師彈著吉他用非常優美的嗓音唱著這些西拉雅的歌謠，我們參與

的共備團員們都忍不住大呼過癮——我們是音樂人，真心能聽懂旋律與歌聲的美好，我們是教育工作者，也明瞭這樣努力維護一個文化的傳承的心願有多麼珍貴，而萬益嘉老師在談論與歌唱這些西拉雅語言時那樣歡樂愉悅如孩童純真的表情則完全的充滿傳染力，令在場的我們都沈浸在一個單純愉快的氛圍中。下學期我們將邀請萬淑娟老師來跟我們座談，也許在他們夫婦聯手的熱力之下，我們音樂老師們（尤其是台南的音樂老師，或是如我這種台南孩子根本有大半的可能有著西拉雅血統啊）可以將西拉雅文化加進我們的課程介紹給學生，讓西拉雅的血脈與故事繼續代代相傳下去。